

# 從華沙會談看美匪關係

邢國強

中斷了兩年之久的美匪華沙大使級會談，於今年一月二十日恢復接觸。

根據電訊報導，首次舉行的第一三五次會談，是在匪駐波蘭大使館內進行的。美國駐波蘭大使史托塞爾（Walter Stoessel）偕同三名助理人員，其中包括有國務院的中國通克瑞斯伯（Paul H. Kreisberg），以及能說流利華語之譯員安德森（Donald M. Anderson），同赴匪使館，與匪大使館代辦雷匪陽及同樣的三名助理匪幹，會談一小時。會後史托塞爾告知記者們說，他與「中共」人員討論了「一些互相關注的事件」，並說：「雙方已同意將及早取得接觸（下次會期），一同考慮這個問題」。整個會議進行的細節，全部保守秘密，迄未公開。

事隔一月，正如史托塞爾所稱的，雙方將及早取得下次的接觸，第一三六次會談，果然於二月二十日輪流在美國大使館內舉行。會後史托塞爾又向記者們透露，此次討論是在「認真切實的氣氛」中進行，並說：「這種會談對於兩國政府已均屬有用，將來亦然」，對會談的內容，以及雙方所涉及的問題，則隻字未有透露。

至於共匪方面，從會談決定恢復時起，除於元月八日曾由僑新華社發佈一則官方消息外，以後即未有具體之新聞披露，即使連最簡單的會談進行時間，以及會談的基本立場，亦未提及，似乎此項外交接觸行動，並無值得共匪重視之處。相反的，在這段時間中，共匪反美的宣傳，仍相當激烈；以僑新華社每日發佈的共匪官方報導與評論言，在這一多個月期間，仍有三十餘篇反美的攻擊性文字，所所述的反美內容，一部分是攻擊美國內政的，如經濟的困窘，人民生活之貧窮，經濟政策之失敗，以及黑人反美運動之報導等。對美國外交方面，仍以攻擊美國「侵略」各國為主要目標；對越南、寮

國、馬來亞、以及中東以色列等地美國之「侵略」，竭盡誣陷之能事。對美國副總統安格紐訪問亞洲、美俄軍縮會談，以及日本佐藤總理之態度等，攻擊最烈，特別值得注視的，是林匪彪在美匪華沙會談開始前夕，致電寮共時稱：「美帝國主義爲了加緊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撲滅亞洲各國人民的革命烈火，破壞老撾人民的革命鬥爭，它伙同泰國僕從軍和老撾反動派，向老撾解放區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並稱：「『中國』人民是老撾人民的堅強後盾」。按照一般外交常規，在雙方恢復談判前夕，是不宜由其副酋公開發佈如此強烈的敵對言詞的。揆着，二月三日，匪共中央致電北越共黨，重申堅決援助北越，抗美援朝，並指「美帝」玩弄「撤軍」騙局，推行越戰「非美化」與「越南化」。二月四日周匪恩來又以僑國務院總理身份，致電阿聯，支持反對美國與以色列的「侵略」行動。

從上面的報導情形來看，匪美華沙會談雖然舉行過二次，但實際上毛共似未將此項會談列爲改善匪美關係之具體起點，這是可以確定的。

然而，儘管共匪與美國雙方，對華沙會談尚無足以改善關係之絲毫跡象，但由於匪美之會談，是在雙方敵對的姿態下，發生面對面接觸的一項外交活動，亦是在停頓了兩年以後再度恢復會談的外交措施，基於當前國際局勢之日趨紛雜，匪方在此時際同意恢復談判所存有的何項陰謀，值得吾人重視。

## 二

作者認爲在匪美會談內容全不公開的情況下，欲自美匪會談中探測匪方之陰謀企圖，以及此項會議對美匪關係有何影響，祇能從以往的歷史及客觀的情勢兩方面來作推斷，或許不至於離譜太遠。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美匪大使級會談之起源，及這些年來所進行的一筆

總賬：

美匪大使級會談，雖然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正式開始，但實際上該年的二三月間，已有接觸，並舉行了領事級談判，所基於討論的主題，為美國在一九五四年聯合國大會提出被共匪羈押之韓戰中被俘美飛行員案，要求聯合國採取強迫措施，迫令共匪釋放，當時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曾為此事單獨至匪區偽都，與共匪交涉，然無結果。次年二三月間，毛匪突然間透過緬甸總理宇努關係，向美方轉達要美派遣非官方代表團至北平商談被羈押之五十一名美國公民（包括十五名飛行員）案件，美方表示願與共匪在日內瓦舉行低級外交官會議，事實上已經有了領事級談判，然未獲結論。

一九五五年四月，亞非廿九個國家，在印尼萬隆舉行第一次亞非會議，共匪藉此項會議，展開統戰活動。周匪恩來除在會中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之統戰口號外，並於四月廿三日會議中，表示願與美國就台灣海峽及遠東情勢問題，進行談判。美國國務院針對周匪談話，發表聲明，提出談判的四項先決條件：

(一)與「中共」談判台海局勢時，須有中華民國代表參加。

(二)在台海地區實行停火。

(三)立即開釋囚禁之美國飛行員。

(四)接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邀請，參加討論台灣地區戰事結束問題。

共匪對美國所提先決條件，當即拒絕，同時我國外交部葉部長亦聲明：中國政府決不與傀儡共匪同桌開會，並申明無論聯合國內外之任何建議，如含有承認共黨侵略或果意義者，中國均將繼續反對。

其後經過英國與印度之斡旋，美匪雙方乃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廿五日同時分別宣佈，將於八月一日起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談判」，會商遣返被「中共」羈禁的五十一名美國公民及雙方在爭執中的其他問題。美方代表為駐捷大使強生，共匪由駐波「大使」王匪炳南出面談判。談判開始時，美代表強生表示，涉及四項議題：(一)開釋「中共」所拘禁之美國軍民。(二)滿足「中共」意願，使留美學生自由返「中共」區。(三)預防「中共」擊落民航機事件之重演。(四)台灣地區停火問題。關於上述第一項議題，於九月一日達成協議，美俘絡續遣返，惟自十月八日起，涉及台海停火問題以後，會談即告僵持。

一九五六年十月間，共匪一度要求將「大使級」會談，提升為「外長級」會談，並向美方提出下列要求：(一)從遠東海峽撤退第七艦隊。(二)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台灣問題。(三)取消對台灣的援助。(四)取消禁運，從事貿易。

以上條件，似非美方所能接受，會談仍告無限期延期。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杜勒斯國務卿提議改變會談地點至華沙舉行，九月十五日，恢復七十四次會議，美方代表為駐波大使畢姆，匪方仍為王匪炳南，以後即在華沙進行了一連串的無結論的會談。十餘年來，先後會談一百三十四次，其中在艾森豪時期，舉行一百〇二次，甘迺迪就任後，一九六一年三月八日開始第一百〇三次會議，迄詹森時期之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第一百三十四次會議後，原定當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議，因匪方提出偽大使來不及返任，及「目前時期沒有什麼事情可談」等兩點理由，要求美方延期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舉行，至該年十一月廿六日，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表談話，就會談時期延期至一九六九年三月舉行一節，大做文章，誣稱美國大耍花招，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餌，擬與美方簽訂協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預定在一九六九年二月間召開之華沙會談，突然發生變故。匪新華社二月十九日廣播，轉述偽外交部二月十八日聲明，以匪駐荷蘭使館臨時代辦廖和叔投奔自由一案，係美荷兩國所勾結從事之反「華」活動，並稱：「美荷罔顧『中共』反對將廖和叔送往美國之抗議，並正預備將廖某送往台灣……此種情況下，原定二月二十日召開之華沙會談一三五次會議，將不適於舉行」，因此一三五次會談，遂告流產。

在一三五次會談延期期間，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偽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談話中，揭露其一貫之原則為：(一)美政府保證從「中國」領土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一切武裝力量，拆除在台灣省的一切軍事設施；(二)美國政府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並稱：決不以原則作為談判之交易等語。

從上述美匪會談歷次經過情形，吾人可以歸納出共匪對此項會談所存在的陰謀與動機，約有下列各點：

(一)進行政治勒索：華沙會談初期為日內瓦會談，當時美方要求為談判韓戰時被共匪羈禁之美國飛行員，事實上主題相當單純，而共匪則將釋放飛行員一案，予以擴大為商談遣返五十一名美國公民，及涉及台灣海峽及遠東情勢問題，對美進行勒索。以後復一連串的提出美國應撤退第七艦隊，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台灣問題，取消禁運，從事貿易等與美匪間釋俘毫無關聯之原則性問題，並演變成以後者原則問題，作為會談之主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僑外交部聲稱：美國應保證從「中國」領土台灣省和台海地區撤出一切武裝力量，拆除在台灣省的一切軍事設施等為「和平共處」協定的首決條件，並必以此項原則，作為談判之交易，即必須解決前者，方能談及後者，因之，有時主動的表示同意與美方談判，有時又表示無限期的延會，而每次主動恢復談判前，例有原則性的要求提出，一九六九年二月藉廖和叔投奔自由案宣稱取消華沙會談，亦是一種政治勒索的具體表現。很顯然的，共匪目的在藉美匪會談這一機會，對美國進行政治上的勒索，而且不求全部得酬，祇要美方同意部份讓步，共匪即可滿足一部份需求。例如美方近期內宣稱放寬部份對匪禁運措施，同意減少第七艦隊巡邏海峽等，多少是迎合共匪政治勒索的要求的。儘管共匪聲稱，不以原則作為交易，即所賣之貨，必須全部脫售，而實際上其所要求的，是希望零售亦可，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二)配合統戰陰謀：共匪願意與美方進行會談，正式同意者為周匪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聲明。吾人均知第一次亞非會議，共匪願意充任主角之目的，在對外進行統戰，企圖拉攏亞非各國，達到其以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之「人民戰爭」理論與目的。然不旋踵的，至翌年（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召開二十次大會，開始了匪俄之間的理論分裂，加上俄共對共匪之杯葛，使亞非各國逐漸與共匪由疏遠而趨向敵對，周匪恩來的統戰活動，亦就遭受打擊，故「和平共處」的號召，亦告暫時收斂。直至一九六八年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形式上告一段落之後（實際上內部困難重重），又恢復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對外展開統戰的謊言；而在缺少機會向亞非各國進行面對面的統戰情況下，乃藉與美國恢復華沙會談之機會，再度以此口號，作為側面影響亞非集團，能向共匪連絡與供其驅使，此為一九六八年

十一月毛共聲明中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協定」的基本原因。當然，在共匪的想法中，雖然提出欲與美國簽訂「和平共處」協定，但實際上並不想變為事實，因為，這一要求，不過是共匪的一種政治上的幌子，亦是共匪「統戰」工作中「拉」的一面，另外在「打」的方面，則不斷地加強反美宣傳，這在華沙會談事件中，正反映出共匪如何使用「一打」一「拉」的統戰手法，對美國政府進行「統戰陰謀」。

(三)夢想政治攻台：共匪初期夢想以軍事「解放」台灣，然經過一九五四年的「九三」，及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兩次砲戰以後，證明台澎金马反攻基地，已非其軍事力量所可搖撼。因而，在其軍事失利之情況下，改以政治滲透與政治顛覆為目標，利用美匪會談之機會，向美方提出台海問題，一方面可以向美國表示，將以台海問題作為交換「和平共處」之條件；一方面，又可藉此離間與分化中美關係，夢想能以挑撥中美關係，達到政治上打擊台灣之目的，特別是當美國總統更替時，必重提恢復「華沙會談」，並以台海問題，對美進行試探。當尼克森總統行將就職時，共匪為恐尼氏重施艾森豪之「解放奴役」政策（艾森豪曾有：「這世界不能一半自由一半奴役」，「兵士的背包並不比奴隸的鎗鏑更重」動人之名言），故先行發表強調美國「侵略」台灣，以及迫使美國拆除台灣軍事力量之聲明，採取先發制人之手段，仍以「華沙會談」為和緩美匪關係之橋樑。

(四)插足干擾世局：十餘年來美匪會談之結果，除了遣返美俘一案已獲協議外，其餘可說無半點成就，然共匪所以不願斷絕這一關係，其原因是「華沙會談」在實質上雖然對匪並無成效，但會談的形式，即具有值得共匪利用的價值。由於戰後世局，民主與集權國家間壁壘分明，雙方冷戰的一舉一動，均為各國所矚目，特別是許多新的獨立國家，在美俄兩大之間，隨時根據時局之發展，作不同之適應，因而，兩大陣營間之各種接觸，均易給世界各國帶來新的刺激，所謂「熱線」的建立，是值得注意的發展，而「華沙會談」的停停開開，即符合了這種「熱線」之發展原則，共匪利用國際情勢中某些無法解決的問題，突然有了新的發展時，即以恢復「華沙會談」，作為插足世局，干擾世局的進階，此一陰謀，當一九六八年越局和談在巴黎舉行，而將共匪排斥在外的情勢下，共匪突然表示願意恢復「會談」，即存有插足越局之企圖，雖然事後因越戰和談迄無結果，勢非短期內所能解決，

共匪乃藉廖和叔事件，延期會談，不過，仍可說明華沙會談之形式上之利用價值，似較實質上之協議為多，特別是最近各方報導中，認為共匪為杯葛美蘇會談，而以恢復談判來平衡「三角情勢」，亦是會談形式利用之一種表象。

#### 四

至於美國政府方面，對「華沙會談」所寄於之期望，以及明知無法達成協議之會談，何以仍孜孜不休，其原因似有下列數端：

(一)初期以「釋俘」為中心，即擬透過與「中共」之直接談判，達到韓戰十五名飛行員，及拘押匪區之美國公民之獲釋，迄尼克森執政以後，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談話中，仍提出將以毛共釋回留居匪區之六名美國公民為談判之主題，這是很明顯的意圖。

(二)其次，則為亞洲地區戰略上的需要，美國對共匪的為害，似甚清楚，特別是經過韓戰越戰兩次教訓，對毛共「人民戰爭」的對外侵略野心，當屬瞭然。歷任總統，對亞洲政策之設計考案，均以如何防堵與圍堵毛共為主要着眼點。自尼克森總統就職後，其外交政策上雖有改變，但如何應付共匪問題，仍為戰略上的重要課題，特別是採取越戰越南化以後，如何減少和平的阻力，更必須與毛共發生直接的接觸。這一年來，美國致力於恢復「華沙會談」，可說是盡了一切努力，不但外交上指示駐波大使史托塞爾儘量與毛共外交人員接觸外，並單方面作了若干對毛共的放寬措施：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八日，美國務卿羅吉斯聲稱：美國正準備談判廣泛的問題，其中有：和平共處的問題，交換記者、學者、科學家及科學情報問題，和對郵電交通的正常化問題。

○七月廿一日，美政府再取單方面行動，改變對毛共的貿易限制和旅遊限制，准許美國人攜回一百美元之毛共貨品，這是一九五〇年因韓戰而施行禁運以後的第一次放寬。

○十二月間，美國再採取史無前例的措施，對旅客攜回一百美元匪品之最高額限制取消，同時准許美國在國外經營的商行或美國國內商行的國外分店，自由與毛共貿易非戰略物資。

以上種種，均說明美國為企求亞洲之和平，而不惜付出重大的代價，求得毛共之「好感」，當然，所換得的是毛共的冷眼拒絕，與反美的激烈化，

不過，終於達成「華沙會談」之恢復，在美方言，似已有些「收穫」了。

(三)從最基本的觀點言，美國對毛共的態度，在長遠性的計劃上看，是有其想法，這就是對現實的承認問題，在羅吉斯的歷次談話中，以及尼克森總統的和平策略，均將毛共竊據大陸的人力地源等，列為一項現實問題，「不論美國想與不想，中共終不能不向亞洲上邊散於其影響力的」，同時，認為毛匪澤東已老病了，他的後繼人是分裂的，不能像毛匪那樣權力集中，內部權力的鬥爭，已把共產黨的結構破壞了，如果毛共內部有甚麼改變，美國如能利用，將對美有利，並認為匪俄社會乃閉關自守的，如與外面接觸，則將處於不利，這種觀點仍是美國對鐵幕國家的基本看法。

(四)利用「華沙會談」以達到美俄三角情勢之「均衡」，各方言之甚多，恕不贅述。

#### 五

總之，國際局勢之詭譎紛紜，由來皆然，祇有在熱戰發生之時，可以劃分出清晰的陣營，而若干冷戰的承諾會談，均不能在外表上窺測出實際的內容。上文所述的「華沙會談」雙方所持之立場與意圖，是一種客觀的推論，是否能涵蓋全貌，仍將視今後發展的情況，方能證實。

不過，就目前言，由於美國政府對世局和平期望之殷切，以及亟圖在亞洲各地作地面上之撤軍，並且為了達成與毛共之會談接觸，不惜單方面示惠毛共，此種情勢，雖不至於牽動整個反共防共的立場，但至少在若干方面，對毛共之政治勒索，似屬有利，值得吾人警惕。

然以美國歷史看，此種以和平為最高策略的政策，在戰後已早存在，艾森豪時代，未能改善匪美關係，甘迺迪及詹森時代，亦未能遏阻毛共的侵略野心，而尼克森總統欲能以直接接觸來改善匪方對美之觀點，似不可能，原因是毛共的立國政策，是打垮「帝國主義」的美國，如不「反美」，則毛匪思想即屬空談，特別是三年多「文化大革命」以後，更以毛匪思想為最高原則，這一矛盾情勢，在共匪言，這是必然的，而且是許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美國在這一「南轅北轍」的立場上，欲圖改變「美匪關係」，實無可能，何況共匪一再以「台海問題」作為會談主題，美國又無法放棄對中華民國的一切承諾，即使會談有若干成就，亦是枝節問題，徒增美匪關係之更形紛擾，而趨於不可收拾的庸人自擾局面而已。